

論兩個制度的和平共處

胡 其 安 著



學習生活出版社

4743

論兩國制度的和平共處

■ 許曉楓



中華書局影印

論兩個制度的和平共處

胡其安著

學習生活出版社

內容提要

本書根據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首先敘述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和平共處的必然性；其次，就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蘇聯經濟和政治力量的日益強大來說明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再次，說明了和平共處的基本和條件，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等問題；最後並指出了美國的侵略政策是兩種制度和平共處的最大威脅，為了維護和平，我們必須隨時提高警惕，以實際行動來粉碎帝國主義的戰爭陰謀。

論兩個制度的和平共處

胡其安著

學習生活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七六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書號 0003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1/8 版數 21,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2,000

定價一角三分

目 錄

第一章	導言	1
第二章	和平共處的可能性	8
第三章	和平共處的基礎和條件	15
第四章	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	22
第五章	美國的侵略政策是兩種制度 和平共處的嚴重威脅	25
後記		33

第一章 導　　言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中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美國、英國和其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是根據社會主義原則來管理國民經濟的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不同的社會制度把世界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這兩大陣營的鬥爭，成了全部現代生活的軸心，它滲透了新舊世界政治家們目前對內對外政策的整個內容”。^①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能否和平共處的問題，是當代的一個重大的問題，因為“我們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地球上，我們跑到別處去。”^②

兩種制度無論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意識的領域裏，都是互相對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相信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中，科學地論證了社會主義制度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人却認為資本主義是不可動搖的，未來屬於資本主義制度。這是兩種完全對立的看法。

這種局面的出路何在呢？帝國主義者特別是當今的原子

①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二三二頁。

② 赫魯曉夫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同美國記者的談話，見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狂人認為出路在於戰爭。這是一條極端愚蠢的出路，它已經遭受到全世界人民（不論他們生活在哪種社會制度下）日益堅決的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過去認為，現在仍然認為兩種制度可以和平共處而不發生戰爭。

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和平共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可以和平共處的理論，並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的，而是建立在對於現實的客觀分析的基礎上——這就是一國可以單獨建設社會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來不隱蔽自己對於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的認識：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腐朽的資本主義。但是，這種“代替”並不是一個早晨可以實現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證明：一種社會制度被另外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乃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過程。早在一九一六年，列寧研究了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發現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由此得出科學的結論：由於在不同的國家裏，革命的先決條件的成熟時期是不同的，因此，“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在某些時間內仍然是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前期的國家。”^①這就是說，在帝國主義時代，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一〇三五頁。

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經過一定的時期，由於另外一些國家仍會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並轉入社會主義的道路，資本主義制度將會逐步被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

十月革命以後的世界歷史完全 證實了列寧的 科學預見。在今天，佔全人類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已經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形成了社會主義的陣營。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過程，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一個跟着一個逐漸地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並加入正在發展和鞏固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過程，是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形成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正在退出人類歷史舞台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成長壯大中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個較長的共處時期。

由此可見，在整個歷史時期中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同時存在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從歷史經驗看來，這些國家在他們共同存在的全部時期內可以保持和平共處的關係。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方面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① 一方面又主張兩種制度和平共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和平的維持兩者之間是否有矛盾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社會主義革命是每一個國家內部的事情，只有當這個國家內部的革命時機成熟的時候革命才能發生。在任何國家內，一種制度被另一種制度所代替的最後決定者是這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七頁。

國家的人民大衆。

資產階級的無恥政客習慣於把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任何地區的人民革命運動叫做“莫斯科的陰謀”，這不但是對蘇聯的惡毒的誣譖，同時也說明了這些政客們思想上的貧乏與無知。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如果一個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沒有尖銳化，如果統治階級還能够對他本國的勞動人民“安然”進行統治，革命就不會發生。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與美國記者霍瓦德的談話中，曾經駁斥了關於輸出革命的謬論，並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革命在其他國家也要產生，但是只有當着這些國家的革命者覺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時候，革命方能產生，如果以為革命可以輸出的話，——這就是胡說。每一個國家倘若願意革命，他們就用自己的力量進行自己的革命，倘若不願意，也就不會有革命。例如我們國家願意進行革命，於是就進行了革命。現時我們在創造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但硬說我們要在其他國家進行革命，要干預他們內部生活，那就是無中生有，就是撰造我們向來所沒有宣傳過的主張。”①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革命不能輸出的理論，也為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事實所證實：這個勝利主要是中國內部進步的社會力量戰勝了腐朽的社會力量的結果（當然，這不等於說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對於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不發生作用），關於此點，連美國前任國務卿艾奇遜也不

① “斯大林選集”，第五卷，東北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三四頁。

得不承認。他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國務院所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論及當時中國局勢時，十分頹喪地供認：“不幸的但亦無可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幸結果（中國人民的勝利對於帝國主義者來說的確是不幸的結果——引用者）為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亦曾經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來不主張用戰爭的方法把社會主義強加於別國人民頭上，相反地，我們維護國際和平，主張兩種制度和平共處。這種主張不但符合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革命與維持國際和平兩者之間絲毫沒有矛盾。從社會主義運動開始，馬克思主義者始終站在保衛國際和平的最前列。

但是，和平的敵人——首先是美帝國主義者，對於兩個制度的和平共處却採取了敵對的態度。他們公然主張用戰爭的方式“消滅”社會主義制度，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的。這個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是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基本特徵，就是貪婪地搶奪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奴役並掠奪其他國家的人民，不斷進行重新分割世界的戰爭。

從世界上出現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帝國主義者就夢想用戰爭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因為：第一，蘇維埃社

會主義國家在世界很大一部分土地上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使帝國主義者喪失了廣大的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範圍。第二，社會主義國家存在這一事實，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垂死和腐朽，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沒有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失業，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上升。蘇聯的存在鼓舞了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附屬國的勞動人民，使他們獲得更大的勇氣和信心去爲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鬥爭。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帝國主義者企圖用損害蘇聯的辦法來“解決”資本主義體系內部日益增長的矛盾。早在一九三〇年六月，斯大林就這樣說過：

“每當資本主義矛盾開始尖銳化的時候，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視線轉向到蘇聯方面來：看能不能靠損害蘇聯利益來解決資本主義方面的某個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而蘇聯這個蘇維埃國家乃是革命底堡壘，它本身存在這一事實就使得工人階級和殖民地革命化，它妨礙發動新戰爭，妨礙重新分割世界，妨礙人家在它的廣闊的內部市場上主宰一切，這個市場特別在現今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是資本家十分感到必需的。

由此就有對蘇聯進行冒險襲擊和進行武裝干涉的趨向，這種趨向必將隨着經濟危機的擴大而加強起來。”①

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八頁。

盡管世界上有反對和平共處的人，但是形勢要比人強得多。特別是在國際局勢發展的現階段，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日益加深，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將近十年來的反蘇“冷戰”政策的不得人心和人民羣衆的覺悟程度的提高、和平運動的不斷高漲，和平共處的思想已經變為億萬人民的意志。兩個制度的和平共處問題已經進入了世界政治的議事日程。

在今天，我們每一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任務，就是要揭露帝國主義者破壞和平的陰謀，以實際行動來爭取兩種制度和平共處的實現。

第二章 和平共處的可能性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個根本對立的制度，但它們之間可以建立和平共處的關係。兩種制度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主要是決定於以下的政治和經濟的因素——這就是蘇聯的和平政策與蘇聯經濟、政治力量的日益強大。

讓我們先從蘇聯的和平政策說起。

蘇聯的和平政策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呢？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曾作了概括的敘述。斯大林說：“蘇聯底對外政策是明白而顯然的：

(1)我們維護和平，並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業務聯系，只要它們也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而不來試圖侵犯我國利益的時候，我們是始終都保持這個立場的。

(2)我們對所有與蘇聯交界的鄰國，都保持和平親近善鄰的關係，只要它們也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而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破壞我蘇維埃國家疆土完整安全利益的時候，我們是始終都保持這個立場的。

(3)我們援助遭受侵略而為本國獨立奮鬥的民族。

(4)我們不怕侵略者底恫嚇，而決計用雙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聯疆土安全的戰爭挑撥者底打擊。

這就是蘇聯底對外政策。”^①

由此可知，保衛和鞏固世界和平是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而與一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是蘇聯外交政策始終不渝的原則。

蘇聯的和平政策是蘇維埃社會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因為在蘇聯沒有企圖發動戰爭、奴役外國人民或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階級或社會集團。

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初期的第一個有關對外政策的法令就是由列寧親自起草的“和平法令”。列寧的事業的繼承者——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和第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時，在答覆關於蘇聯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商業和外交方面簽訂暫時協定時，這樣說：

“我認為兩種對立的體系即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的存在，並不排斥簽訂這種協定的可能性。我認為在和平發展的環境下簽訂這種協定是可能的而且是適宜的。”^②

在此後的年代裏，斯大林也曾不止一次地表示過兩種制度和平共處的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九四六年九月，英國“星期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惠爾斯向斯大林提出這樣的問題：“由於蘇聯向共產主義更進一步地前進，蘇聯與外界實行和平合作既然是和蘇聯有關係的，那末，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九四——八九五頁。

②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〇九頁。

這種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會隨着減少嗎？‘在一個國家中實行共產主義’是可能的麼？”斯大林回答說：

“我一點也不懷疑，這種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更會增進起來的。‘在一個國家中實行共產主義’是完全可能的，特別是在像蘇聯這樣的一個國家中。”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斯大林在與美國共和黨領袖史達森的談話中指出：

“兩個體系合作的思想，首先是列寧發表的。列寧是我們的老師，而我們，蘇聯人，是列寧的學生。我們從來沒有違背、現在也不違背列寧的指示。”^①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斯大林在答覆華萊士的公開信中說：

“蘇聯政府認為：儘管經濟制度和思想有着差異，而這些制度的同時並存以及蘇聯和美國之間的歧見的和平解決，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為着普遍和平的利益，乃是絕對必需的。”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就“紐約時報”外交記者詹姆斯·賴斯頓所提出的問題——“在新年到來、美國新政府即將就職的時候，您仍然相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美國今後能够和平共處嗎？”——答覆說：

“我仍然相信：不能認為美利堅合衆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兩國在今後也能够和平共

① 見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真理報”。

處。”①

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赫魯曉夫同志同美國記者談話時又一次指出：“我們遵循偉大的列寧的遺訓，主張兩種制度長期和平共處，也就是說，我們以前和現在都認為，這兩種制度可以共處而不作戰。”②

由此可見，蘇維埃國家成立三十多年來，在對外關係的實踐中，一直遵守着這個原則：與世界上一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同它們建立友好的商務關係和外交關係，用和平方式解決一切國際糾紛。

蘇聯的和平政策，蘇維埃國家在外交上一貫為爭取和平而作的鬥爭，是制止新戰爭並使兩種制度和平共處成為可能的主要因素。

也許有人會問：是的，蘇聯反對戰爭，要求和平，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和平共處是兩方面的事情，今天的問題是有些國家、首先是美帝國主義害怕或不願意和平共處，他們企圖用戰爭來消滅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和平共處仍然是可能的嗎？

毫無疑義，帝國主義無時無刻不在夢想消滅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歷史上也發生過帝國主義國家用武裝來反對社會主義國家，比如一九一九年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干涉年輕的蘇維埃國家，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德國進犯蘇聯。但是結果都是

① 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② 見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帝國主義者吃了大苦頭。今天美國帝國主義者處心積慮地妄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但是美帝國主義的主觀願望是一回事情，而其能否在今天輕易地和他們的僕從國結成聯盟來反對社會主義陣營 則是另外一回事情。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指出，從理論上講來，雖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比較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更為劇烈，但不能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能够輕易地結合成為鞏固的聯盟來反對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難以結成聯盟來反對社會主義國家，是由於以下三個原因所決定的：第一，資本主義國家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願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間的矛盾更為劇烈的；第二，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對蘇聯作戰、即對社會主義國家作戰，是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更加危險，因為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所提出的問題，只是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優勢的問題，而對蘇聯作戰所一定要提出的問題，却是資本主義本身存亡的問題；第三，資本家雖然為了宣傳的目的叫嚷什麼蘇聯的侵略，可是他們自己也不相信有蘇聯的侵略，因為他們估計到蘇聯的和平政策，並且知道蘇聯是不會進攻資本主義國家的。

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和平共處成為可能的又一重要因素是蘇聯日益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

蘇聯國家力量的強大 和它所奉行的和平政策並沒有矛盾。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五一”勞動節的命令中曾指出：“全世界不僅有可能相信蘇維埃國家的強大力量，而且相信它的